

禁魂曲

张进步 编著

朝华出版社

书名：禁魂曲
作者：张进步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2006
ISBN 7-5054-1434-8
中图分类 I247.59
定价：CNY18.00

序

北溟，大泽之谓也。庄子《逍遥游》有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苍茫古海，几经白云苍狗，其间沧海桑田变数，何曾有过止息。

造化之力，本乃鬼斧神工；自然之功，原是风削火塑。北溟山脉便在这电闪雷鸣中隆起于沧海，孤立于世外。

巍巍北溟山脉绵延横亘几千里。

日月轮回，紫光浸润，泽被苍生，更何以万千计？

海深必藏蛟龙，山高定卧仙人。世人之言诚不我欺。北溟山脉既高且深，又历经几万年风雨迷蒙，朝晖暮光，日夕萦绕滋养，其中流瀑险崖，奇花异卉，峻景良辰，自不必说。若里面只一些鸣禽走兽，古木食菌，烟岚流丽，亦勿需言。但这山中却偏又生出许多灵物异兽来，每每于月圆之夜半，节气之佳时，必纷纷现出原身，饮风之精、餐露之华，以待避过天雷地火之劫，得以白日飞升，位列仙班。

更有那崇仙仰道之士，寻访日久，遇此洞天福地，结庐以茅，炼术以诚。加之道魔两端各不相让，世事纷攘，竟也被带入了这深山莽岭。

长此以来，究竟有多少奇异之事出于此处，已经无从知晓。

正道日久，必为邪侵；邪道猖獗，必遭天谴。

千年罕见的碧睛血龙，将于新旧世界更替之际现身红尘，吸取天地至元。

剑仙、异人、魔头，多少风雨飘摇！

目 录

- 序 /001
- 第一章 剑魂和剑魄 /001
- 第二章 一个叫毁芒的人 /012
- 第三章 月轮和星送 /021
- 第四章 断崖水怪 /030
- 第五章 夜叉 /038
- 第六章 地下宫殿 /047
- 第七章 后羿射日弓 /057
- 第八章 收徒弟的和尚 /067
- 第九章 碧睛血龙 /076
- 第十章 浮涯 /086
- 第十一章 一年后 /094
- 第十二章 炼人丹的木熊 /105
- 第十三章 绝世兰姬 /110
- 第十四章 无望溪 /117
- 第十五章 奇怪的灵觉和尚 /127
- 第十六章 荒芜的神殿 /134
- 第十七章 意乱情迷 /141
- 第十八章 行云兽 /149
- 第十九章 人参小人 /156
- 第二十章 金风玉露 /169
- 第二十一章 噩梦世界 /180
- 第二十二章 骷髅兵，骷髅马 /192
- 第二十三章 贯胸族 /205
- 第二十四章 射乌 /223
- 第二十五章 媚寂 /231
- 第二十六章 灵魂之舞 /241

第一章 剑魂和剑魄

这是一个秋天，黄昏，有风。

薄暮的空中，一金一银两道剑光正夭矫飞舞，宛转蛇行，斗得天昏地暗。

眼看银色的那道就要落败，金色的剑光忽然爆出一团刺眼的血色。银色剑光恍如流星般往下面的湖水中落了下去，一眨眼就不见了踪迹。

金色剑光紧跟着也往湖水中落下，似乎是去追那银色的剑光。

草丛中的小辟邪仿佛做梦一般，小心地从深草里伸出了脏兮兮的小脑袋。他揉揉眼睛，确信刚才确实见到了两道剑光在打架。

他往映着夕光的湖水里望去，湖水此时静静的，哪有什么剑光呢。那就是传说中的剑仙吧，他想着。以前听妈妈说起过，他小时候还有个白胡子老道士到他家里说他生具慧根，要收他为徒呢。

正在他发愣的时候，忽然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吓得他打了一个寒噤。转过身来，一个白面黑须的道士正对着他笑。

那道士神情俊朗，眼睛闪亮，庄严中又给人一种亲切感。小辟邪紧张的心不知怎么就放松了下来。

道士说：“你是叫辟邪吧？”

“我？”辟邪看着他，那道士笑了笑，仿佛是一种鼓励。“你怎么知道的？我是……”辟邪忽然想起来，眼前的这个人还不能确定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便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那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辟邪的黑眼珠圆溜溜地瞪着眼前的这个人。

道士笑起来，一脸的和善，拍拍他的头说：“小家伙，这地方可不好玩呢，我带你走好吗？”

“你是谁？”辟邪警惕起来。

“我？我是神仙。你想做神仙吗？”道士笑着，手一伸，只见一道紫色剑气在一棵树上绕了两圈，那树“轰”的一声倒了下去。

“神仙！”辟邪的嘴巴张得老大，此时好奇完全占据了那个十四岁少年的心，“你不会是骗子吧？”

“骗子？”道士说着又笑起来，“臭小子，鬼心眼倒不少。好吧，起！”

随着道士的一声“起”，辟邪像长了翅膀一般，直直地往空中飞了上去，越飞越高。

“啊……”辟邪吓得一阵大叫，“我信了，我信了！”

道士微微一笑，这才把他放了下来。

辟邪落下地来，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灵犀，俯在地上叩头说：“师父，我愿意跟你走！”

道士又是一笑：“现在知道叫师父了啊？我现在还不收你做徒弟了呢！”

“师父，收下我吧！”他实在觉得做一个神仙太神气了。

“起来吧，你今天就是在这里跪着我也不会收你的，因为——”道士拖长声音说，

“有个更厉害的人要收你为徒！”

“谁啊？”辟邪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走吧。”道士淡淡地说，不再理会他说的话。

谁也不知道，一场仙魔之间的争斗就是从这一刻拉开了帷幕。或许当后来辟邪想起的时候会感到人生的际遇有时候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正剑派年轻弟子中的第二高手，后来轰动仙界

的四大高手之一的辟邪，当时就是这样莽撞地一脚踏进了正剑派的门槛。

辟邪站了起来，道士拉了他的手往湖边走去，边走边说：“等一会儿不要害怕，闭上眼睛。”但听见依稀分水的声音，辟邪偷偷把眼睛眯成一道缝偷看，这才发现，现在他们在水底下呢。辟邪心中暗想：看来他果然是个神仙呢。

不久，水声止了，眼前豁然开朗，是一块几十亩大小的开阔地。四处开满了奇花异卉，听着不知何处传来的潺潺水声，触鼻尽是暗香。

他们来到一个小小的洞口，迎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几个非篆非隶的大字：“风云坪”。看看里面竟然有许多人，隔着十余米的距离站成了对立的两派。

那道士拉着他悄悄在人群后面站下来。场中人似乎都很紧张，竟然没有人注意到此时凭空多出了两个人来。

只见一个穿月白色道袍的人正在大声说话：“我剑魂支自创立以来，一直以除恶扬善替天行道为己任，一切都顺应天道，经过多少门人弟子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局面。门下弟子从不与人为难，可这次你们剑魄支实在是欺人太甚。”他微微一顿，随之扬声道，“抬烬灭出来！”早有弟子准备好了，从人群里抬出了一个人来。那人躺在一张软床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看来已是回天乏术。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在低声议论。

对面一个胖道人粗声粗气地说：“你们剑魂的人出外惹是生非，结果技不如人被人打伤，却来找我们剑魄的麻烦。这是他奶奶的什么顺应天道？”

胖道人嗓门极大，他这一喊，马上得到了剑魄支这边弟子的支持。剑魂那边的人却不服气了，原先说话的白衣道人接着说：“咱们折剑门自开宗立派数百年来，靠的是什么才能够长盛不衰？”

马上有剑魂的弟子接口说：“那当然是白溪祖师传下来的独门飞剑之术了。”

白衣道人又问：“你们可知道咱们折剑门传下来的这剑术又奇在哪里？”

原先接话的剑魂支弟子又说：“咱们门下的弟子谁都知道，凡是我折剑门弟子，练成剑气之后，伤人于千里之外，但是伤人之后会留下本派特有的标记，没有人不知道吧，我也不必说那么多了。”

“好，那大家来看看烬灭身上的伤口。”白衣道人边说边揭开了烬灭身上的衣服，但见那衣服下面有好几个伤口，已经开始溃烂，仿佛一朵朵粉红色桃花，众弟子一时安静了下来。

那胖道人原是剑魄支的宗长，叫却道孤。白衣道人却是剑魂支的宗长，叫静亦弧。这剑魂、剑魄两支，原都属于折剑门，后来弟子们之间发生分歧，经过几番争斗，最终只好分为了两支。但两支所习剑法本出一脉，都是数百年前白溪老祖一手所创，所以今日剑魂支弟子被本门剑法所害，便疑心是剑魄支的人所为了。

此时，只听胖道人却道孤说：“这么说剑魂认定这件事是我们剑魄干的了？我们剑魄虽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正人君子，却还是不屑于伤害自家兄弟的，既然剑魂支认为是我们干的，那还有他奶奶的什么好说，咱们剑魄奉陪就是了。”却道孤本身是个粗人，说话中不时地讲些粗话，剑魄的人早已习惯了，还不怎么样，但是剑魂支这边却听得气恼。

静亦弧心里也不禁有气，喝道：“剑魂此来，本意是与剑魄的兄弟讲道理的，却宗长这样说，倒是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了。”

静亦弧约了剑魄支的人来，本来是打算讲清道理，查明烬灭到底是被谁所伤的。再一点就是，剑魄支住的风居山后崖上有一棵乌衣草能够医治烬灭的剑伤，因为那个伤烬灭的人在剑上下了寒雪蛊毒。

却道孤却并不管静亦弧怎么说，只高声道：“要说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我看应该是你们剑魂在先吧？如果不是你们无端把这笔账算到我们剑魄头上，哪个王八羔子会来这里陪你们扯

淡呢。静宗长倒会说话，反而怪到我们头上来了。”

剑魂中人马上一片不平之声，众声嘈杂。一人叫道：“尽饶舌什么，剑上见真章那才是真的！”剑魄支的人中不知是谁也大喊了一声：“比就比，怕的是孙子！”

两边摩拳擦掌，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开始。

辟邪见白面黑须的道士此时连连摇头，一副颇不以为然的样子。他不知道，其实这黑须道人是看到折剑门这两支的弟子此刻在此互相攻讦，一点也没有修道者的风度，才会大摇其头的。折剑门的创派祖师白溪道人一生养气功夫极为到家，因此能够独创一派，得道登仙。而这些弟子的做法与他们的祖师实在是背道而驰，也怪不得黑须道人摇头感慨了。

果然，那场上就有剑光飞起。只见剑魄支的弟子里飞起一道淡青色剑光，剑魂的弟子中一个豹眼环腮的大汉大叫一声“来得好”，往脑后一拍也放出黄澄澄的一道剑光。那黄色剑光见到青色剑光碰了一下，青色剑光不由得后退了半米远近。黄色剑光一时大盛，又一分为二，其中一道径取剑魄支弟子的首级。剑魄支中有人喝声不好，情急之下，几道剑光同时逼来。剑魂这边亦不示弱。剑光越来越多，杀气越来越盛，一场混战眼看就要开始。

却道孤眼看不好，张嘴吐出一道朱红色剑光，直取剑魂弟子，静亦弧将头一摇，顿时也有一道淡金色的细光抵住。一时空中被夭矫蛇形的剑光戾气充塞。厮杀声、痛呼声此起彼伏。那黑须道士抬头只微微轻叹，双手相合织起一团淡淡的光圈，往辟邪身上一罩，两个人就隐去了身影。但见这时，半空里一声娇呼，一道银色的剑光坠了下来。剑光消隐，一个白衣女子正跌在那里。后面一道金色剑光眼看望她直刺下来，想来正是辟邪在草丛里见到的那一金一银两道剑光。

黑须道士一手拉着辟邪，另一手拉过那女子，那淡淡的光圈倏忽变大把那女子一起罩上，那白衣女子也隐身在光圈里。黑须道人一提，三个人望空便走，一时无踪。

剑魂、剑魄两支也纷纷住手，望着从空中凭空掉下两个人来，其中一个又突然消失，一时愣住了。

外面正值入夜时分，黑须道士拉着两人穿出湖面，三人乘道士的剑光，眼看飞过百里，前面是一片旷野，道士叫声不好，收起剑光，拉着两个人落了下去。眼前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房舍，不知道经过了多久风雨的冲洗，没膝的荒草掩着还有半边的残壁。那白衣女子此时已神志不清了。黑须道士探探她的脉象，仿佛一时三刻就会支撑不住。

黑须道士沉默了一会儿对辟邪说：“前面八百里外有个通玄洞天，那里面的洞玄老祖跟我曾有数面之缘，我先去求他借件宝贝来用。这女子是你师父委托我来救的，如今怕她受了天风，不敢再驾起剑光带她飞行。你在这里先看着她，将来也是你入师门的一件功德。我已在此处设下迷鬼阵，虽然现在已是夜半，但只要你不出来绝对不会有事。你不要害怕，我最多去两个时辰就赶回来，一定记住，不要跑出来。”

说完黑须道士布下阵势，安置好白衣女子和辟邪，驾起剑光腾空而去。辟邪再怎么也说还是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对着这无边的黑暗又怎么能不害怕？刚好肚子又饿了，胃里翻山倒海地折腾起来，他只好一只手抓住那女子的手，一边警惕地望着四周。好在四下虽然黑暗却并没有怪物出现，辟邪的心才渐渐安定下来，不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在睡梦中，辟邪恍惚觉得有个声音在耳边叫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怎么不过来呀？”

辟邪举目四望，四下里一片漆黑，只在身前不远处仿佛有个影影绰绰的东西，还不住地动弹。辟邪出于好奇刚要过去看，忽然想起黑须道人临走时说的话，让自己留在迷鬼阵中，不要乱跑，于是又抓住了白衣女子的手，这才感觉到那女子的手冷得像冰一样。辟邪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因为自幼家遭不幸，他一个人在外面到处流浪，比一般同龄孩子早熟得多。他用手探探女子的呼吸，那呼吸已细如游丝。辟邪心底大惊，只盼黑须道人早点回来。他靠在白衣女子身边坐下，用双臂搂住那女子，怕她受到寒气侵袭。不料刚才看到的那东西竟然一跳一跳地

又过来了。

辟邪心里又奇又怕，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那东西好像并不怕黑须道人摆下的迷鬼阵，一蹦一蹦地就挪到辟邪身边来了。辟邪终于看清，原来是一个晶莹的玉匣子。他拿过来看时，只见触手处仿佛有浮雕的花纹，匣子应该是块玉石雕成的，有一种温润的感觉。匣子的一侧有个突起，他不小心碰了一下，只听“啪”的一声轻响，匣子开了。

这时候，月亮忽然从层云里露出了半边脸，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匣子里“呼”地跳出一只小兽。这小兽长着乌溜溜的两只小眼睛，一身雪白的皮毛，尖尖的嘴巴，大小如一只老鼠。辟邪一时愣了，看到那小动物用两个前爪抱起来，仿佛在向他作揖。他感到很好玩，用手轻轻地抚了一下它的皮毛。那小动物一下从匣子里跳了出来，向前跑去，辟邪刚要去追，猛然想起了黑须道士的话，又不敢出阵。

那小兽并不跑远，回过头来看着他，又用前爪向前指。辟邪胆子也大，想想一定是事出有因，况且看那小兽那么好玩，他心里不由痒痒的，便想捉在手里。于是他走到小兽跟前，那小兽就一直往前跑去，不久来到一片大树林里。那些老树也不知道活了几百上千年了，一棵棵都是成人环抱般粗细。

又往前走，白毛小兽停在了一片开阔地上。说也奇怪，周围到处是又粗又高的千年古木，惟独这一块地方竟然是一棵树也没有，只零零散散地生长着几株一米来高的植物。

黑夜里看不清晰，辟邪只看到每株植物叶下都挂着几颗果实。那小兽动作极为灵敏，一跳跳起老高，用两个前爪抓住几颗果子走过来举向辟邪。辟邪拿在手中借着月光看时，见那果子碧绿剔透。

那个小兽也是年久通灵了，看到辟邪只把果子拿在手中不敢去吃，它又从那植株上采下一些来，放在自己嘴里吃掉了。辟邪早就饿得饥肠辘辘了，这时也试着拿那果实放到嘴里，没想到那果子入口即化，甘甜芬芳。辟邪开始还是一个一个地吃，后来便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了。辟邪渐渐觉得肚子饱了，精神也一时清爽，知道这果实妙不可言。他忽然想起白衣女孩，便摘了很多拿在手里。这时候，辟邪才看到四周不知何时已有鬼影晃动，从那树上倒立着垂下来。有个瘦瘦弱弱的白衣女子从暗处的树影里缓缓飘了出来，有歌声在林间袅袅升起。歌中唱道：

一只跳来跳去的小妖精，
是一个寂寞的小妖精，
可怜的小妖精。

它想没日没夜地跳舞，
整天跳舞，
跳来跳去多好，
忘记了烦恼。

可是跳着跳着跳累了，
觉得乏味了，
就躺在青草上睡觉了。

啦啦啦啦，睡觉了，
忘了出去害人了，
大妖精就生气了。

啦啦啦啦，生气了，
啦啦啦啦，生气了，
再也不许它出去了，
不许它出去了……

那个飘飘的白衣女子晃呀晃的，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一个女鬼，这个女鬼长得非常漂亮，身上穿着轻纱，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月色氤氲中竟是无法描述的美妙。辟邪虽然才十三四岁，不由也看呆了。

正在发愣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女鬼一抖袖子，长袖便化作利剑，流星一样向辟邪劈面打来。辟邪一声大叫，这才发现原来是场清梦。一觉醒来，天色已微明，黑须道人还没有来。辟邪正东张西望间，身后有个小兽钻了出来，正是昨晚梦中见到的那个，睁着黑眼睛滴溜溜地看着他。不远处还抛着碧绿晶莹的几串仙果和昨夜摸到的那个玉盒子。

辟邪正在迷惑，后面的白衣女子却呻吟起来。

辟邪搭手一摸她额头，竟是火焰一般的热，他急忙缩回手来，看到白衣女子的嘴唇干得已经裂了，嘴巴嗫嚅着，似乎要说话却说不出来的神色。

辟邪灵机一动，去拣过那些碧玉一般的果子，把女子搂在怀里，喂她吃那果子。

女子吃了几枚青果，神色间似乎稍微舒展了，转侧着伏在辟邪身上沉沉睡去。辟邪已经初通人事，原先还不觉得怎样，此刻这女子的头俯在他的胸前，鼻端无意中闻到处子的体香，他感觉到一阵窘迫，身子动了一下。那女子好像被惊动了，动了动身子，双手抱住了辟邪的脖子，胸部就紧压在辟邪的胸上。辟邪马上感到心跳得像万马奔腾，感觉下身就起了变化。他紧紧地抱住那女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这样，过了好半天，他才突然清醒过来，心里把自己狠狠地骂了一通，才算稍稍平静了。趁这机会，他偷偷地打量白衣女子，看起来，这白衣女子大概十六七岁年纪，眉头微蹙，仿佛在梦中还忍受着苦楚。她如黛的双眉配在鹅蛋形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辟邪心中一动，嘴巴轻轻地吻了一下那女子的唇，随即心中又暗骂自己是畜生，于是不敢再动了，呆坐在那里，等着黑须道人赶快到来。

这时，远远的天际有一道剑光破空而来，看一看却并不是黑须道人的那紫色剑气。

第二章 一个叫毁芒的人

那白衣女子猛然失去了踪迹，紧跟着刺来的一道金色剑光一下子失去目标，停在了地面上。一团红光闪过之后，出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只见这人长着一张几乎是正方形的大脸，毛茸茸的一头短发，像是一团败草，面盆般的巨头两侧是两个招风耳。他穿着一件酱色长袍，挺着老大的一个肚子，腿又粗又短，整个人就像一个倒个儿的葫芦。

静亦弧和却道孤却同时心中一沉，暗暗叫苦，心想他怎么又出现了。

场中刚刚静下来的两支弟子看到这么一个怪物出现，立时又喧闹起来了。静亦弧清咳一声，扬声说：“今日我折剑门两支弟子在此聚会，未知毁芒前辈驾临有何指教？”

本来底下喧嚷的声音一时静了下来。每个人心中都在想，难道这个就是“血剑魔”毁芒？折剑门下这些弟子都听说有个“血剑魔”，本来是灵山派弟子，那灵山派也算得上是一个名门正派，只可惜他后来误入歧途，结果被本门追杀，偏他已经练成了许多旁门左技，又有许多魔道中人相助，连本门师长也无可奈何。

后灵山派掌门驭风道人邀请与灵山剑派关系密切的几个门派的帮手共同追杀，才在猎云峰一

战中击败“血剑魔”和他的那些魔道帮手，“血剑魔”从此也失去了音讯。

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个魔头已坠崖而死。此役之后，正剑派都引以为戒，收徒更加严格，并以此事来教训门下弟子。没想到事隔百余年，这个魔头却于此地再次出现。

“血剑魔”毁芒哈哈大笑，脸色阴晴不定。“适才我正追一个女子，却被她落入你们这里失去了踪迹，我当然来向你们要人了。”说完，毁芒目光向四处一扫，接着说道，“没想到这里还隐藏着高人。”说罢又是一通大笑。

静亦弧心里暗自思忖：不知道这魔头怎么会出现的，看来正剑派怕是又要经历一场劫难了。他却依然不动声色地说：“今日我折剑门两支在此议事，不想先看到银光一闪一个白衣女子落下来，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那女子已失去踪迹。随后前辈你就来了，实在不知道那女子是给谁救走了……”

折剑门历经几次大劫，先是闲目祖师受外魔侵袭，身败名裂，未能像其他折剑门宗师一样飞升成仙。其后厄运纷至，门户分裂，自相残杀，传到了静亦弧、却道孤这一代已是门户凋零，没有一个可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人。更何况血剑魔本与闲目同辈，静亦弧这样委曲求全也不是没有道理。

血剑魔厉声说：“我已算定就在这里！”

“这……”静亦弧一时被问倒在那里了。不过他一向城府极深，再加上面对的是血剑魔这样厉害的魔头，若一个不好，可能会招来大祸，所以他一直隐忍着。此时就连却道孤那样莽撞的人都没有说话。

门下的弟子里却有人看不过去了。只听一个声音从剑魂支弟子中传来：“我们折剑门向来说一是一，既然你不信那也没有办法。但是以前辈的身份，这样咄咄逼人，怕是不能服人吧？”这番话说得血剑魔脸色大变，他又岂能不知那白衣女子已被人救走多时？只是方才看到折剑门下的许多弟子，不由得一时贪心，想要收为己用。毕竟他这次出山要做的是大事情，所以他才会蛮不讲理地一定要折剑门交出人来。其实他要人是假，扬威是真。

血剑魔勃然大怒：“就凭你还不配跟我说话，要说服人，你若能接本仙一剑，本仙就饶过你。”那说话的弟子昂然应道：“那有何难？”

众人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黑衣少年正从后面走出来，那少年面容沉静，像被秋天甘冽的泉水洗过似的清透。又浓又黑的眉毛下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一闪一闪时会露出一些莫名的忧郁来。这少年长相说不上多么出众，但倒极耐看。静亦弧心下大骇，心想坏了。

他回身对少年急忙说：“星送，赶快退下！”

血剑魔见后面走出一个其貌不扬的少年，心中暗哼一声，决定在折剑门众弟子面前显一下威风。

一道金色的剑光径向少年刺来，却慢吞吞的，故意等那少年先出剑。果然，那少年见剑光来到，也放出一条淡青色的剑光来，血剑魔不由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气。

道家炼的剑气一般以金色为上，银色次之，黄色更次之，其余如青色、灰白等杂色只能算是未入流，所以血剑魔一见到这道淡青色剑气，不由得心中不屑起来。他看青色剑光来到面前，伸出手便抓了过去，决定先毁了他的剑再说。

正在这时，血剑魔突然觉得身上剧痛。无暇他想，心神已乱。那道淡青色剑光却已斜斜扫过他的招风耳，他厉吼一声，这才看到，一只拳头般大的金头大蚂蚁正从他的袍子里伸出头来，两只红红的眼睛看着他，似乎在幸灾乐祸呢。

血剑魔身上仿佛着了火一般，腰上的伤口痛得撕心裂肺。他一巴掌向这只大蚂蚁拍下来，这只大蚂蚁倒很灵活，往地下一纵便消失了。

血剑魔的一掌落在了自己的伤口上。他深呼吸了一口气，在周身布上“灭神咒”，防止那大蚂蚁再沾上身体。

星送的淡青色剑光却于他布咒时疾扫了过来，血剑魔一个躲闪不及，几乎被刺伤了左眼。血

剑魔将金色的剑光再次送出，身上又痛起来，那金头大蚂蚁却似并不怕他的“灭神咒”。他尖叫一声，望空便走，星送踉跄脚，大蚂蚁从地下现出身来钻到他腰上的袋子里去了。极度紧张的折剑门两支弟子这才回过神来，不由得大声为星送叫好。静亦弧表面上笑着，心里却暗自思忖：星送的这只大蚂蚁是怎么得到的，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样一想，心里便有些不快，不过脸上却没有显露出来。

给血剑魔这么一搅，折剑门下两支的争斗也停了下来。

却道孤粗声说：“咱们两支的事情且容他日再议，今日先告辞了。”说罢一拱手带领本支的弟子就走。静亦弧张嘴欲言，星送嘴快，已大声说：“且慢，我们大师兄烬灭究竟是被谁刺伤咱们可以暂时不究，但是能够治他剑伤的乌衣草却只有你们风居山的后崖上才有，还望却师伯赐药才好。”

却道孤道：“大家都知道乌衣草和地母参皆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至宝灵物，咱们两支分开之后一直是你们掌管着地母参，我们掌管着这棵乌衣草。偏这乌衣草一百年才长一片叶，虽然能够治各种内外伤，但是却一向只治有缘人，况且我看他中的是寒雪蛊，如果没有西域魔香花，就算有乌衣草最多也只能是让他多活两天罢了……”

没等却道孤说完，静亦弧已冷冷地接口：“师兄不必说了，生死皆有天命，我们绝不强求就是了。”他心中此刻念头电转，明明恨极，却又要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师伯，”星送接道，“人命关天，还请师伯慈悲为怀！”

却道孤冷笑着说：“静宗长既然从不求人，还是请师侄自己来取吧。”说完带领门下弟子转身而去。静亦弧看着剑魄弟子们的背影，眼中阴晴不定。

烬灭的伤口已经溃烂了，原先如同桃花的淡红色现在已变得乌黑，里面的脓水和烂肉翻了出来，让人看了感到恐惧。昏迷中，他头上烫得厉害，嘴巴干裂，看来已经支撑不了多久。星送坐在床前，看着大师兄，突然想起很多往事来。

星送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只记得从很小就跟着一个年老的爷爷在一起生活。爷爷是个乞丐，每天讨饭吃，他还记得爷爷脚步蹒跚的背影，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但是就这样还是会被别人欺负。

等他长到十岁了，他就跟着爷爷一起出去讨饭。一次次被人骂，被人打，他只觉得特别委屈。他对爷爷说，等他长大了一定要每天给爷爷吃白面馒头，还要每天都吃肉，再也不要让人欺负，谁饿了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吃饭。爷爷就摸着他的头笑，一笑就张开了掉光牙的嘴巴。他就感觉爷爷很好笑。

一天，他们又出去讨饭。他扶着爷爷，走过李大户家门前。本来他们以前一直都是从那个门前绕着走的，但是由于那天没有看到狗，他们就从那里直接走了过去。爷爷脚步蹒跚，好像全身都靠在了他身上。刚走到门口，两只大狼狗就从门里冲了出来。

他吓得一声大叫，还没反应过来，那两只狗就恶狠狠地向他们扑来。他抓起一块石头就掷了出去，刚好砸在一只狗的眼睛上。狗的号叫马上引来了又高又大的护院，他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对着爷孙两人就踢。

爷爷本来就被狗冲倒在了地上，护院一脚把爷爷踢得飞出老远。他抱住头，护在爷爷身上。不知多久，忽然感觉身上疼痛轻了。睁开眼看时，只见一个白衣少年正站在面前，而那个护院已瘫倒在地上……

回到栖身的破庙里，爷爷死了。他号啕大哭，少年问他是不是愿意跟自己走。他点点头，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原来遇到了剑仙。那个白衣少年就是他的大师兄烬灭。

刚刚拜在师父的门下，那些师兄们常常欺负他，只有大师兄对他好。他记得刚来的时候那些师兄们都叫他臭要饭的，后来大师兄骂了他们，那些人才不敢叫了。有时候他做了错事会被师父饿饭，也是大师兄偷偷地给他送饭……

星送想着，忽然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那些事情好像过去很久了吧，但又分明就像在眼前。我一定要救活大师兄，他心中暗想，同时在心里做了决定。

剑魂支与剑魄支本来都是折剑门的分支。当日分开时，剑魄占了风居山，而剑魂则留在月灵山上。这两座山其实严格来说应该算是一座山，因为山的主体都是北溟山脉，所谓的风居、月灵只是两个比较突出的山头罢了。

山上有个投月湖，不知何年形成，湖水清澈，终年不涨不枯。以这几十顷的投月湖为界，湖东是月灵山，湖西是风居山。

湖下有一块大坪，白溪老祖当日取名为“风云坪”，本来是作为初入门弟子们修习外功之所，从两边水上皆能进入。白溪老祖化仙之后，又传了四代：奉天祖师、隔月祖师、磨云祖师、闲目祖师，方到静亦弧和却道孤，那闲目祖师当日积累外功不足，参悟天机之时因尘事烦扰，受外魔入侵而坐化，未能得列仙班。及至传到静亦弧和却道孤这一代，因为大师兄却道孤本身是个粗人，资质平庸，又是山贼出身，众弟子中未免有人心里不服。于是以静亦弧为首的一些弟子要求分裂折剑门，其间经过几次争斗，后来在正剑派几个德高望重的前辈调解下，折剑门分为两支。

这事已经过去近百年了，在这近百个春秋里，两支时好时坏，全因利益使然。因为这次分支事件，再加上两支的宗长所修习的剑法都不及其师闲目的十之一二，折剑门在正剑派中逐渐没落。所以，静亦弧和却道孤都在努力修习道法，希望能够光大折剑门，当然也暗自希望吞并另一支。

是夜，星送驾起剑光，偷偷溜出月灵山紫华殿，一直向风居山后崖飞去。

月亮还没有出来，剑光在漆黑的夜色中分外明显。飞到后山半山腰他就压住了剑光，怕被上面剑魄的人看到。他停在半山腰，开始贴着山壁向上攀纵，不久已经依稀看到了一条小道，道路两旁长着繁茂的树木，遮住了这条幽谧小径。星送知道此刻已经来到崖上，只是这里还是个斜坡。山道上黑漆漆的，他的目光只能看到一些事物模糊的影像。越往里走，星送越加小心。

正往上走着，忽然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他赶紧把身子贴在山壁上，就在这时候，忽然走过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只听其中一个说：“试红，就在这里吧，不要再往下走了，再走就要走到崖边去了。”

接着另一个是轻柔的女声：“走得近了，只怕要被夫人和小姐看见……”那人还没有说完，就好像被什么堵住了嘴巴，一时安静了，但不久却是一阵“啾唔”不清的声音传来。

星送一直在山上清修，本来就不通世俗，心下疑惑不已。他心中又感到一阵奇怪，不知道这山上为什么会有女人。

因为他的师父静亦弧是清修之士，他们在山上从没有见过女子，所以他以为却道孤一定也是如此，却不知道却道孤修道之前原本已经成家，后来因颇具仙缘，被刚刚继承道统的闲目祖师收归门下。等到他继承道统后，仍然不忘旧情，于是把发妻和女儿也接上了山。

星送好奇之下，于是偷偷往下看。这一下只看得他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原来是两个下人正在这里偷情。

星送耳中听那男女交欢之声，不由得一阵意乱神迷。忽然一阵山风吹来，他头脑里突然清醒了，趁亲热中的两个人正在难舍难分、没有防备之际，他猛然从背后点住了那男人的穴道。站着行好事的两个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那男人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哦”的声音。女人还在悠悠忘我之际，突然发现男人不会动了，一急之下正待叫喊，突然脖子一凉，感觉到一柄匕首抵在自己脖子上。一个黑衣男子从背后转过脸来，对她说：“只要你叫出来，就算我不杀你，你们的事情也会被发现。”那女子马上闭了嘴，睁着圆圆的眼睛惊恐地望着星送。

“麻烦你给我指一下乌衣草在哪里。”星送一边说着，一边感到自己心跳开始加速。

“我，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丫鬟。”那女子似乎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真的，乌衣草在哪里只有我们小姐和夫人才知道。”

“那好吧，我就带你们两个人去见你们小姐和夫人好了。”

“你，你，不要……”那丫鬟这才感到把柄被别人捏在手中了。

星送一只手搂着那丫鬟的腰，一只手拿匕首放在她的脖子上。刚才还没有怎么样，此时蓦然闻到一缕缕暗香往鼻子里传来。偏那丫鬟又很丰满，她的衣服都还没有穿整齐，好大的一片酥胸都露了出来。星送的手触到她丰满的肉体，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她的体温向自己身上传来。第一次跟异性这么接近，他的血脉顿时奔涌起来。偏偏那个女子好像刚刚还意犹未尽，紧紧地靠住他的身体。他赶紧收拢心神，心却还是紧张。

“说吧。”

那丫鬟犹豫一阵，媚眼如丝地看着他，吐气如兰。星送感到自己的血管好像都要挣破了，他正正心神，对那女子说：“快说！”

那丫鬟看看没有办法，终于说：“你从这里往前走，会看到一个十字路口，从那个十字路口往右拐过去，一直走会见到一座小楼，转过小楼，在那后面不远处会有一个山洞，就在那洞里了。”那丫鬟说完，一双大眼睛直盯着星送。

星送赶紧在她肩上一拍，然后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把那两人放进洞里，想一想又把那男子从洞里拉了出来。

星送一路走过去，眼前渐渐有了灯光，整座山像被仙光淡淡笼罩着一样。这里本来是白溪道人升仙前的修道之所，仙气缭绕。走不多远星送果然见到有一座小楼在竹木花草掩映之中。楼上几间房还亮着灯，正中的那间房里，柔和的灯光在窗纱上静静地画出了一个女子曼妙的身影。

第三章 月轮和星送

星送将身轻轻一纵，伏在回廊的朱红色圆柱后面，攀着圆柱像壁虎一样爬了上去，静静地贴上面的黑影里。那女子似在窗前卸妆，好像就要睡了。这时候，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孩从下面走上来，端着一个脸盆，敲了两下门，走了进去。

“父亲今天怎么说？”

“老爷说，最近一段小姐还是注意点比较好，剑魂那边有弟子受了伤，听说最近会有人来盗乌衣草呢。因为那东西离小姐住的这地方太近，老爷吩咐小姐一定要注意。况且最近小姐一直在练功，又不下楼，老爷已在后面那洞里设下了埋伏。”

接着听那小姐仿佛嗔怪似的说：“父亲也真是的，剑魂本来也是咱们自己的同宗，况且人命关天，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那丫鬟接口说：“这就不知道老爷是怎么想的了，我只是听夫人那边的雁绶说，老爷说一切灵物自有它的得主，不能暴殄天物什么的……”

星送听到这里，心里大为兴奋，提身往后面便斜着飞了下去。他又走了一程，才看到有一堆乱石，估计那洞应该就在这里了，只是不知道她们口里所说的埋伏是什么东西。

他小心地迈开脚步往里面走，渐渐看清在乱石丛中偏东方向有一个窄窄的洞口。

这时候上了残月，洞口还在散发着烟气，那白色的烟气在夜中飘飘袅袅，恍惚看得分明。他心中暗想一定就是这里了，心中微微有些紧张，马上定定心神。

星送只把后脑一拍，一道淡青色的光芒往洞里飞去。就听见一阵轰天巨吼，一头怪兽露出了半个头，依稀看到那怪兽额头部位伸出一个极长的角，尖利地向天刺出，两个眼又大又圆。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星送早已经纵身跃出这片乱石堆，紧接着就看到有几个剑魄的弟子跑了过来。那怪兽叫了几声就退回到了洞中，倒是那剑魄的弟子在洞口来回穿梭。

见情况不好，星送迅速往来路退去，一路上竟然顺利得没有一点阻碍，他心里反倒有些疑惑。后面已有几个人影追了过来。到了那座楼下的时候星送纵身上去，伏在上面的暗影里看几个人影过去了。星送想一想大师兄的命已危在旦夕，他决定等待一下时机，不管怎样也要把那仙草取到。

他正这样想着，往前赶去的身影又回来了，好像人更多了，其中有人在小声地安排。楼梯噤噤响，有人上来了。不及细想，星送念个卸字诀把一间房子的门打开，又从里面轻轻关上。刚一进到房中，忽然觉得有一道暗力向自己逼来，星送往地上一伏，身子像一条溜滑的鱼一般贴地面冲向床前。

房中的人拍出一道罡气，正要站起身来，可脚刚着地，已被星送抓住。星送正一犹豫间，那只光着的脚已急剧向后滑去，窗外人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

星送身形陡起向帐中扑了进去，刚好碰到那女子的身体。那女子急切之间来不及闪避，正被星送压在身下，张嘴欲呼，慌乱中嘴巴已被星送堵住。

星送在她背后一点，她的身体软下来，星送堵住她嘴巴的嘴却一时忘了松开。女子在他身下挣扎了几下，头急忙挪开了。星送这时才明白过来，脸一时涨得通红。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星送情急之下拿出匕首，在那女子耳边轻声说：“等一下跟他们说没有人进来。”

那女子似乎极为傲气，口中哼了一声。门外已传来叫师姐的声音。那女子迟疑了一下问道：“谁呀？”

门外答了，又问是否见到刺客。女子说：“没有，我正在休息呢，你们再到别处去看看吧。”门外脚步声随即响起。

这个女子正是却道孤的女儿月轮。这天她洗梳完毕，让丫鬟们都出去了，自己像往常一样调养内息，却感到心情浮躁，不知是什么原因，于是便提早休息了。月轮正睡得迷迷糊糊间，潜意识里觉得有人进房了，一个激灵猛地醒来，急忙催发先天罡气向那黑影击去，无奈那黑影极为机灵，径直向她冲了过来。等到她缓过劲来的时候，已经尽失先机。

这时分，月轮借着残月的微光才看清眼前年轻人的样子，恍然间竟有一种故人相逢的感觉，想一想自己觉得好笑，脸上仍是冷冷的。

星送此刻软玉温香在怀，心中怦怦乱跳。他从小就很少接触异性，拜在静亦弧门下前，一直随爷爷讨饭，自然不可能有机会接触，等到拜在折剑门下，又一直苦修，自然更没有机会与异性接触了。而他现在又是一个正当青春的少年，虽说一直清修，不懂男女之情为何物，但是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却是自然而然就会苏醒的。况且，刚才在前山还看到了那对下人做的勾当，那对他而言更是一场教育。这时他想要抱紧这女子，又觉得不妥当；想要松手，又怕这女子突然用内息解开穴道逃出自己的掌握，其实内心里却是舍不得。他一时为难极了，只是紧紧地攥住女子的双手，手心里都攥出了汗来。

偏那女子只穿一件小衣在身上，女子的体香又直往鼻子里钻。由于星送抓着女子的双手，此时整个身体便伏在女子温软的身体上。那女子好像觉得这姿势不是太舒服，在下面想要挣脱，身体便摇摆起来。

这样一来，星送哪还能把持得住，他的唇终于向月轮的樱唇上压了下来。

月轮此刻也是一样。残月染上窗纱，淡淡的清辉给一切罩上了一层柔和。在这样的夜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还紧紧地抱着自己，怎能不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女子心中引起波动呢。她微微挣扎了一下便顺从了，手也从那双大手里挣脱出来，紧紧地环住了少年的腰。

只要有了开始，接下来便不能自己。

一切又平静下来，星送蓦然想起了自己此来的目的。那女子已经沉沉地睡去了，梦里似乎还在情人的怀抱里承接爱的雨露，面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星送轻轻地吻了一下她，心突然乱成了一团麻。

残月的清辉照耀，夜色微明，地上映出星送的影子。星送索性驾起剑光与月色融合在一起。他到了洞口才发现几个剑魄的弟子被人用定神咒定在那里。星送暗暗一惊，心想难道师父也来了吗？

这种定神咒是一种修心法力，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智慧才能炼成。所以一般只有一些法力高强的清修之士才能做到，定人之后对方对外界的一切会全然不觉。

星送目前制服人的时候只能用点穴术，那是修习飞剑入门前的基本功。这种定神咒星送也只是听师父说过，究竟师父是不是会用他也并不知道。

洞口依然在冒着白烟，他小心地放出金头大蚂蚁，没有发现异常。星送缓缓走进去，到处都被烟雾缭绕着，往里走了大概十余米的时候，忽然看到黑黑的一团，他放出剑光过去，那东西却没有任何反应。

星送大着胆子走过去，近了才看清是那头额上长了一只角的怪兽，只是头已被人刨开。那怪兽叫犀麟，千年难见一只，头上生角，坚硬纯金，头内生有一珠，名叫辟毒珠，可以辟各种妖邪施放的毒气。

当然这一切星送并不知道，他只是心中更加确定已有人先他一步来到了洞中盗取乌衣草。

再往里走，烟气更加浓了，能闻到一阵阵的辛辣之味传入鼻中。星送身剑合一，驾起剑光往里飞去，隔老远就见到有一个叫花模样的老头手里托起一团光晕正站在一个黑色的怪圈前念念有词。

看看那黑色怪圈却是方圆一米左右的乌黑色泥土，在那泥土的中央长着一棵怪草。那草有半米左右高，整棵草上共长有稀疏的五片叶，每片叶大如巴掌，草茎是雪白色的，偏那叶子乌黑油亮，在草茎的正中还顶着血红的两点花。但是此刻那草如同在波峰浪尖之上，颠簸起伏，在那老叫花手中的光晕照耀下脉络毕现。

星送见那老叫花也是来取仙草，刚一落地，剑光就向那老叫花刺去。老叫花却好似并没有看到，只等到那青光到了眼前才轻轻一招手，用空着的那只手把星送的剑光给收了过去。星送心下大骇，那老叫花回过头来却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

这时候，只听得吱吱两声轻响，那方圆一米的黑泥如同沸腾了一般。乌衣草缓缓从泥里升起，下面血红的根须还在滴着黑色的汁液，听起来响声应该是那草根发出的。瞬间，老叫花一笼袖子，把那仙草笼入袖中，随即手中的光晕也熄了。星送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突然陷入了黑暗。

老叫花瞬间失去了踪影，如同鬼魅。

洞口方向这时又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想来可能是外面天已经明了，剑魄的人发现了被定神咒定住的弟子，有人正往洞里看。

星送心里一急，想起了刚才剑光已被那老叫花收走，此时自己已欲逃无路了。

星送正在想着，洞口方向的人声更加大了，恍然听到有人在说：“犀麟已经被人杀掉了。”

星送心中急到了极点，这时候，一个人举着火把已经冲进来，远远地看到了星送，大喊一声：“盗仙草的人在这里呢！”

立时有几道剑光马上放出来径取星送。星送急中生智，看看洞中有个突出的地方，往那后面一躲，恰恰就存身在了一块凹地。看着几道剑光在身旁绕来绕去，星送只好将身子紧紧地贴住岩壁，缩在那处凹下去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几个剑魄弟子已经走了进来，飞舞的剑光也已越来越近了。星送正心急之时，手突然碰到了腰部的布袋，他不由得骂自己糊涂，怎么就把它忘了呢？

几个剑魄的弟子正往里走，突然一个弟子大叫一声：“疼死我了！”第二个还没反应过来，也跟着大叫一声：“哎哟，什么东西，咬死我了。”

一时间先冲进来的几个弟子突然都大叫着跑了回去。星送微微一笑，把大蚂蚁唤进袋子里。但他的心马上又沉下来了，现在那么多人围在门口，自己的飞剑又被那叫花给收去了，就算能冲出去也跑不了，只能守在这里死撑。

一想到乌衣草已被那老叫花盗走了，大师兄现在还生死未卜，星送心里一急，差点就要落下泪来。

外面声音更加纷扰了。突然一股呛人的浓烟气味进入鼻孔，星送一时狂咳不止，泪水也被烟熏得流了下来。星送知道外面的人在用烟熏，打算把自己熏出去。他心中暗想，出去也是一死，在这里也是一死，还不如出去算了，就算是死也死得爽快些。但是又一个念头在心里马上浮现，不能出去，出去后自己这种狼狈的样子如果被昨夜那女孩子发现还不如死在这里呢，这样总能让她记得自己更长久些吧。

星送心下一惊，不由暗想：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想起她呢？这样还算是修道之人么？自己昨天夜里到底是怎么了？但接着他又微微地笑了，那种幸福的感觉，怎么能是其他事情可以比拟的呢？星送转而却又迷惑了：为什么修道之人就要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七情六欲那还活着干什么？

星送自小就随爷爷讨饭，日子过得极苦。被师父收在门下后，他一直清修，但却也并不觉得怎么苦了，所以从未想过这样的问题。现在，他突然遇到这一段缘数，深深埋藏在心底的一些东西不由得活了过来。

这样一想，星送心中拼命地翻腾起来，越发觉得想不通。

烟越来越浓，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此时，星送心中暗想自己可能很快就要死了，只是不知道死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他突然又想起自己打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全靠一个年老的爷爷讨饭给自己吃，受的苦那也是数不清了。后来被师父收在门下，又被众同门嘲笑、欺负，师父又很严厉，只有大师兄对自己还比较好。虽然在师父门下比讨饭时候要好得多了，但是也算不上什么幸福，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没想到自己今天来盗仙草，却会一不小心和那女孩子遇在一起。这时候，他仿佛又感到了那女子的温暖。想一想自己十七八年来所经历的一切幸福加起来竟然也没有昨夜的那一刻值得留恋。但是星送马上又绝望了，心想，可惜不知道那女孩子心里是怎么想的，怕是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偷了吧。更何况过不了多久自己就要死了，她所见到的怕只能是一个小偷的尸体了，说不定她还会补上一剑呢。

星送这样昏昏沉沉地想着，头脑倒静了下来。死了就死了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自己留恋的呢？

头脑一静下来，他才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再仔细听听好像是流水声。

因为害怕烟熏，星送趴在那个山洞的凹处，头死命地往下低着，这时候才感觉眼前有些古怪，好像前面有个小洞呢。他用手摸了摸，果然，就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碗口大的小洞，留心一听，水声更加清晰了。

难道这个山洞下面会有水流经过？那肯定也会有通往外面的路了。星送一伸手，已经抓住那个碗口般小洞的边缘。触手处湿润粘滑，知道所料不假，果然下面有水流经过。更可喜的是，那小洞的四周好像没有多少石头，全是土，才会抓了一手泥。这样一想，星送心中更是大喜。星送拼命地去挖那泥土，两只手眼看都要磨破了，他也并不觉得痛。不大一会儿竟然给他挖出了脸盆大小的一个洞口来。

水声更响了，星送心中惊疑不定，小心地从那洞口中爬进去。里面是一个圆圆的孔道，孔道四壁滑溜溜的，想来这个孔道一定是年深日久冲出来的。孔道的下半部分流水潺潺，一直斜向下流去。他仰躺在那里，任水冲着往下走，不知道就这样过了多久，眼前越来越亮。

水声大起来，水势也突然猛了，星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卷进了巨大的水浪里。惊慌失措间，他突然觉得骑在了什么东西上，一看胯下竟然是一块伸出来的大石头。他稳稳心神，这才发现再往下去就是一条水势湍急的大瀑布，四周全是滑不留足的峭壁悬崖，自己出来的地方则是一个宽阔的出水口。

这里景色倒是极美，各种奇花异草和参天古木长在不远处的山崖上，中间又夹杂着鸟的婉转鸣叫，兽的欢快低吼。

现在星送却正孤零零地骑在一块石头上，四处皆无路可通。只有往来路返回，或者跳下瀑布一直落到下面的湖里，但他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离下面的湖少说也有七八丈高，若是跳下去，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可是，回去也只有被擒，况且想到被那女子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还不如听天由命呢。这样一想，星送闭上眼睛，把腿从巨石上挪开，顺着水流一直往下落去。

第四章 断崖水怪

辟邪和灵一舞在荒野中等待着黑须道士，却看到天空中一道灿烂金光疾速飞来。看一看并不是黑须道士的那紫色剑气，他们正在疑惑的时候，那剑气已落下地来，出现了一个胖和尚。和尚见了辟邪和灵一舞，问道：“两位小施主为什么停在这荒芜之地？”

辟邪反问：“你是谁？你到这里又是干什么的？”

“我适才从这里路过，看到下面有人，怕是谁不知道误入此处。这地方本是昔日的战场，因此冤魂厉鬼极多，所以小施主还是请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和尚一顿，又看着灵一舞问道，“施主和这位姑娘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停在这荒郊野外？”

辟邪到底是年龄小，见这和尚和颜悦色，因此回答说：“是一个黑胡子的道士带我们来的。走到这个地方，他把我们放在这里，他去前面借宝去了。”

“哦？那道长又是何人，要借的是什么宝贝？小施主和那道长是什么关系？”

辟邪说：“我跟他本不认识，他说要带我学剑法做神仙，我就跟他来了。这个……白衣姐姐，是他救的呢。”

和尚抬头望天，似有所思。

这时候，辟邪感觉到灵一舞动了一下，急忙看时，见她已睁开眼睛，正茫然四顾。辟邪高兴地说：“你终于醒了！”

灵一舞看看他，似乎要挣扎着坐起来。辟邪扶起她，灵一舞微睁着眼看着面前的胖和尚，突然道：“你，你是……灵觉师伯？”

胖和尚一愣，随即说：“贫僧正是灵觉，女施主……”

灵一舞说：“我师父，师父是……南山圣母，妙云仙，师伯，师伯有一次，曾到我们……我们那里去过……”

她声音本极好听，可是此刻却愈来愈低，加上嗓音沙哑，竟然讲不出话来了。

“原来是南山圣母门下高足，怪不得资质这么好呢。”说完他眼里突然有一丝异样的光芒，一闪而逝，紧接着他又劝道，“我看姑娘的伤势好像越来越重，此处不是善地，怕是不可久留。那道士已经去了好些时候，既然至今未归，想来是遇到了麻烦，你们不如先跟贫僧到敝寺，等到姑娘伤势痊愈，我也好送姑娘回山。不知道两位施主意下如何？”

辟邪在这里等得早就心焦了，再加上道士走时曾留下话说两个时辰内一定回来，看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时辰也有了，道士也没见回来。此时他不由得就说：“好啊好啊。”

灵一舞看看他，也就点了点头。